

第四十六屆頒授學位典禮

榮譽文學博士馬友友先生讚辭

一九五五年馬孝駿夫人在巴黎誕下麟兒——馬友友，長大後成為一位蜚聲國際的古典音樂演奏家。馬夫人為孩子取名友友，本旨不在於取其與英文讀音「搖搖」一字相諧，有靈活之意，而在於寓意他友善可親。我們也不難想像這孩子墮地時笑意盈盈，長成後談笑風生，為世界古典樂壇所傾仰。

馬友友先生出身音樂世家。父親馬孝駿先生身兼音樂研究家、小提琴家及作曲家。母親為女中音。姊姊馬友乘乃小提琴高手。事實上，馬先生初試身手所演奏的樂器亦為小提琴。但對時年僅四歲的幼童，能演奏一件較姊姊更為高大的樂器，不啻可以補償自己比姊姊細小的缺點。馬孝駿先生遂給兒子一具大提琴把弄。經父親啟蒙的馬友友，終於成為本世紀偉大的大提琴家。

馬友友先生尚在稚齡便嶄露頭角，六歲即於巴黎大學公演巴哈的「無伴奏大提琴組曲」。一九六三年，正值已故李卓敏校長創立本校之時，馬先生經著名大提琴家巴勃羅·卡薩爾斯引薦，得與名家倫納德·伯恩斯坦於全美藝術匯演上攜手演出。翌年他年方九歲，便在卡內基音樂廳公演，初顯鋒芒。

自九歲至十六歲，馬先生就讀紐約朱尼亞音樂學院，拜在費洛斯·舒勞士及大提琴家倫納德·羅茲門下。馬先生努力不懈，盡展天賦，未嘗令師長失望，羅茲對這位得意門生曾有如此讚語：「友友的技巧足與古今任何名家媲美。」其後哈佛大學向他招手，該校的學習生活不單啟迪思想，也充實體驗。馬先生一方面鑽研大提琴技法，同時旁及音樂史、理論及樂理賞析。數年下來，其敏銳觸覺未有褪色，分析及演繹能力則大有進益。馬先生回想在哈佛的日子：「我學懂一絲不苟，立論不可空洞，要有真憑實據，具體明確。」馬先生少年時代，不但大提琴技術已臻上乘，更能把理性的學習心得結合其天賦才華。

馬先生成功揉合分析、藝術及技巧各方面才能，一九七八年獲埃佛利·費徹獎，隨後參與北美多個名樂團的演出，在世界舞台上發射光芒，至今有增無已。其動人心弦的演奏，教人聯想到希臘神話中以豎琴妙韻馴服猛獸的奧爾菲斯，或是才思敏捷教美女傾心的詩人。波士頓交響樂團指揮班傑明·辛德曾與其合作杜戈力作品大提琴協奏曲，讚賞不住：「與友友合奏後，樂團的技巧提高，三月不衰。」毋怪曾跟馬先生合作過的樂團都眾口稱譽，冀盼他重臨。

馬先生的演奏技巧無疑已臻化境。演出時頓見他髮梢滴汗，激情澎湃；旋又見他低目冥想，引領聽眾感受驚濤駭浪間的寧謐。他兼具詩人與不羈猛獸的特質，既會詩情邁飛；同時又談笑晏晏。這位大師心琴合一，散發的熱誠深情，在在洋溢盎然生氣。在一眾古典音樂家一本正經，於唱片封套上盡是凝眸遠方之際，馬先生卻親切從容，自得其樂的形象，可說別樹一幟，就如《當代傳記》指出：「他的表情豐富多變。」自然更為聽眾所樂於親近。

無論演出甚麼作品，馬先生都能巧妙地令聽眾耳目一新。秘訣也許在其揉合令人激賞的技巧，與及細膩的鋪排，在每段樂章中都注入了生命，加上其俊雅儀表，更為演出帶來聽覺及視覺雙重美感。馬先生演奏也會兵行險著，但從未嘗失手，正如《紐約時報》樂評人唐納·漢尼評論他演出舒伯特的「吉他形大提琴與鋼琴奏鳴曲」：「演奏時他拿捏琴弦速度恰到好處，節奏充分發揮，旋律樂韻悠揚。」

馬先生力求推陳出新，曾謂：「同一篇音樂，我日復一日都得重新認識，追求演繹其生命及內在邏輯。若每次演出千篇一律，結果必然失敗收場。」馬先生堪稱當代大提琴及音樂名家。他深知今日社會的精神氣質，明瞭聽眾所需，集中體現時代特色，正如其自稱：拒絕刻板枯燥的他絕對容不下平淡無奇的演奏。馬先生又致力拓展大提琴曲目，搬演不少原為別種樂器而寫的作品，其中自也不乏大提琴樂曲。就如他於麻省坦格活舉行的伯克郡音樂節上首演格魯巴的「大提琴協奏曲」，此曲充滿苦楚傷痛，毋寧更像一場武術比拚。馬先生演出時仿似著魔，汗流披面，弓弦飛躍，尋且數處折斷，然而皆未阻其堅持至曲終，掌聲雷動中，原作者上台祝賀馬先生，稱其演繹恰到好處，無懈可擊。珠玉與苦汗在前，其他琴手對此曲恐怕未敢輕言嘗試了。

馬先生現年不過三十七歲，已躋身登峰造極的大提琴家之列，與之合作者盡屬世界著名樂團，多次主持大師班，備受同行及樂評人推崇，難能可貴地六度榮膺格林美音樂獎項，更獲其母校哈佛大學頒發榮譽音樂博士學位，堪稱現今最負盛名的華裔古典音樂家。大詩人艾略特在他的作品「Portrait of a Lady」中描寫在音樂會中聽到「現代波蘭人在演奏蕭邦作品的序曲」。那位演奏家原籍波蘭，他對同胞蕭邦的作品特別能夠心領神會，是理所當然的。馬先生為華裔人士，對巴哈及舒伯特的作品，可沒有這方面的憑藉，仍然能夠表達作品的精髓，演奏時光芒四射，更顯出馬先生的藝術成就卓越不凡。際此本校創校三十周年誌慶，本人謹恭請監督先生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予馬友友先生。

一九九三年十月十四日